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· 文獻叢刊

呂留良全集

2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中華書局

俞國林 編

呂留良全集

2

呂晚村先生文集補遺卷四

記序 墓誌銘 祭文

宋詩鈔序

自嘉隆以還，言詩家尊唐而黜宋，宋人集覆瓿糊壁，棄之若不克盡，故今日搜購最難得。黜宋詩者曰「腐」，此未見宋詩也。宋人之詩變化於唐，而出其所自得，皮毛落盡，精神獨存。不知者或以爲腐，後人無識，倦於講求，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，則群奉「腐」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，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；雖見之而不能辨其原流，則見與不見等。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。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，而非唐宋人之唐也。唐非其唐，則宋非其宋，以爲「腐」也固宜。宋之去唐也近，而宋人之用力於唐也，尤精以專。今欲以鹵莽剽竊之說凌古人而上之，是猶逐父而禰其祖，固不直宋人之軒渠，亦唐之所吐而

不饗非類也。曹學佺序宋詩，謂「取材廣而命意新，不剽襲前人一字」，然則詩之不腐，未有如宋者矣。今之尊唐者，目未及唐詩之全，守嘉隆間固陋之本，皆宋人已陳之芻狗，踐其首脊，蘇而爨之久矣。顧復取而篋衍文繡之，陳陳相因，千喙一唱，乃所謂「腐」也。譬之膾炙，翻故出新，極烹芼之巧，則爲珍美矣。三朝三暮，數進而不變，臭味俱敗，猶以爲珍美也，腐乎？不腐乎？故臭腐神奇，從乎所化。嘉隆之謂唐，唐之臭腐也，宋人化之，斯神奇矣。唐宋人之唐，唐之神奇也，嘉隆後人化之，斯臭腐矣。乃腐者以不腐爲腐，此何異狂國之狂其不狂者歟？萬曆間李蓑選宋詩，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，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，以其近唐調也。以此義選宋詩，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，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。

余與晚村、自牧所選蓋反是，盡宋人之長，使各極其致，故門戶甚博，不以一說蔽古人，非尊宋於唐也，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，其爲腐與不腐，未知何如，然後徐議其合黜與否。或繇是而疑此數百年中，文人老學游居寢食於唐者不翅十倍後人，何獨於嘉隆之說求一端之合而不得，因忽悟其所以，然則是集也未必非唐以後詩道之巫陽也夫。時康熙辛亥仲秋之朔，洲錢吳之振書於鑑古堂。

孫學顏：戴石屏謂本朝詩出於經，非唐人所能及。先生他文亦云：「宋人之學，自

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，固不繫乎詩也。」學者能合觀此二說，而知其意義所在，則知宋腐之譏，真不啻以鴟梟笑鳳凰矣。然近代詩人，又有專以摹仿句調、聲響爲能學宋詩者，是又所謂刻畫無鹽，不自知其醜也。○又石屏從孫答妄論宋唐詩體者云：「安用雕鏤嘔肺腸，辭能達意即文章。性情原自無今古，格調何須辨宋唐。人道鳳箏諧律呂，豈知牛鐸有宮商。少陵甘作村夫子，不害光芒萬丈長。」

錄自宋詩鈔卷首。此篇孫學顏編呂晚村先生古文卷下、禦兒呂氏鈔本呂晚村文集、鈔本晚村詩文集、王煜青鈔本呂晚村先生文集亦收入。序出晚村而冠以他人者，甚多，後所錄者大皆類此。

刻江西五家稿記言

葆中問於大人曰：「評稿獨詳於江右，何也？」

大人曰：「吾於是乎有感也。三百年制義之作，壞於萬曆，極於天啟，而特興於崇禎，亦即壞於崇禎。崇禎之興也，繇江右，而其壞也，繇金沙。當其壞也，不在壞時，每伏於極盛之際，於其興也亦然。繇成弘至於嘉隆，非無小盛衰也，然理必本之孔孟程朱，而文必摹乎周秦漢唐宋，故雖小衰，皆盛也。及萬曆之變則不然，初變爲村師之講章，繼變而爲佛

經語錄。是二種者，似乎異趣，而其實一家。蓋以俗學始者，必以邪學終，未有講章而不歸於佛經語錄者也。然其文實俚鄙，不足以塞學士大夫之意。天啟間，乃又變而爲子書。子書猶古也，如莊之奇，列之逸，管韓之雄峭，荀揚之勁深，彼又不能爲也。第剽掇其纖詭險仄之語，以傳其鄙俚之思，甚至篇中無賊殺寇盜，即不稱名構。嗚呼！文章至此，可爲大亂之極矣！然究其淵源，實濫觴於弘正中陳王之學，故曰壞伏於極盛之際也。

「江右艾南英千子出萬曆之季，與其同鄉羅萬藻文止、陳際泰大士、章世純大力者，倡正說於天啟之間。論題則復稟傳注，體法則准諸先民，而又盡破帖括之習，直取周秦漢唐宋之文以行之。即王唐歸胡之格調，亦鎔釋蛻解，而自露精華，天下翕然信之。於是崇禎初年，始知以古文爲時文，峰起瀾湧，名不一家，則千子之力也。方是時，金沙有周鍾者，復社之盟主也。其選文行世，亦與千子埒。然人品心術，固迥然沆瀣井泥之不同，即其選文也，亦一誠而一罔。千子篤於論文，周則借以爲聲氣籠絡之用。故艾選持論斷斷，雖同席者不相假；而周則包羅遷就，無所不可，於門戶豪盛之家，尤逢迎媵媮。故艾當時即爲世所欲殺，而周雖身敗名辱，至今猶有護惜稱道之者，其所操術然也。」

「千子嘗從講於東林，爲復社者亦傍東林之後，以故千子篤於同學，又篤於論文，不惜與之力爭，其譏訶切直，固有人所難堪者。一時聲氣之宗，皆大惡之，不以爲愛朋友與文

章之道也，而直疾其異己。然以千子故，東林不可斥爲邪黨，乃嗾四方之附和聲氣者，環而攻焉，力反其說，以浮麗爲宗，以理學爲戒，蓋自是而崇禎季年之文，復大亂而不可救矣！自戊辰而辛未，而甲戌，文氣日上，此千子之說行也。至丁丑而靡，而庚辰，而癸未，遂蕪穢不治，則金沙之說行矣，故曰興於江右而壞於金沙。夫以天啟之極弊，而艾與諸子奮其間，及其與南中爭而亂也，則在戊辰、己巳，正當崇雅黜鄭之時，而已音移律變。

「然則盛衰倚伏之故，不洵可鑒哉？千子之言曰：『文章之道，自史記後，東漢人敗之，六朝又大敗之，至韓柳而振，至歐曾王蘇而大振。故文至宋而體備，至宋而法嚴，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。』斯言也，千古之特識，即起左莊馬班韓柳歐蘇諸公於今日，無以易其說也。然而千子亦有未盡其道者，知以周秦漢唐宋爲文矣，而其爲講章佛經語錄僞子之病，猶在也；知以傳注爲理矣，而其陳王陽儒陰釋之根，猶未盡也。所謂楊墨之言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故一時之文，亦止乎此，而不能駕軼乎古人，此則千子之所少也。天下之求上乎千子者，固當因其道而加精焉；即欲攻千子之失者，亦必於此乎鍼其痛而琢其瑕，躋當時之文於成弘嘉隆之右，則其足以壓倒千子不難耳。奈何不爭千子之所少，反取其鄙棄不屑事者以攻千子，是猶結群羊而角猛虎，適自喪其生而已，於虎何傷乎！黨力既消，公論益出，千子之說，固可以傳信古今，而當時浮競之文，久已同腐草死灰矣，豈不

悲哉！宋元祐之政，足稱盛治，惟能去熙豐之弊也。其不能上擬三代者，司馬韓富諸公之所少也。繼元祐者，不紹述三代，而紹述熙豐，則不惟失元祐，而必至於宣和、靖康矣。崇禎文字之壞，何以異此！夫一江右制義之盛衰，無足深惜。吾獨感崇禎之初，直足越成弘嘉隆，闢宋制以來之所未有，而為諸浮薄黨爭所敗，不特不能興，且覆滅焉。豈古今聖賢之源流，有不可復振者歟？抑氣運使然，所謂廢不可支者，於文字亦然歟？然其為升降得失之故，亦概可睹矣。此吾於江右之文，獨有感也。」

「其附以楊澹餘何也？」

曰：「以作品相近，且生同時，產同地，故并及之，無它義也。」

男葆中謹識，時康熙壬戌冬至後三日。

錄自呂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卷首。鈔本晚村詩文集、王煜青鈔本呂晚村先生文集題作「江西五家稿序」，車

鼎豐編呂子評語餘編卷三亦收入。

記羅稿 二則

文止先生文無專刻，其散見於社選者亦無逸義，故止就合作摘謬論次之，得文一百六

十二首。四家之中，獨大士名極噪，至今群稱企之，固未必盡知大士之美也。震其氣魄議論，又多且快耳。次則大力猶有推之者，亦驚其鱗角異衆，疑其爲靈者也。至羅先生，則知者益鮮矣，然而其文實踞三公之上，以其無色聲香味之可悅也，故民無能名焉爾。大人序其品曰〔一〕：「羅爲最，陳次之，章又次之，艾終焉。」問：「楊維節之品何居？」曰：「在章、艾之間。」已而曰：「前評殊誤，羅爲最，艾次之，陳又次之，章終爾。楊較鬆薄。艾之識力高出前輩，非諸子所及也。」或曰：「昔者艾千子、吳次尾諸家亦嘗推羅爲第一矣，然其後譽漸衰，得無日久之論爲是歟？」曰：「不然。昌黎之文，李習之皇甫持正已極推尊，然至宋初，猶無信之者，待歐陽永叔出，而後千載無異辭，故近則以親信者而傳，遠必以明辨者而定。」竊聞四公之爲人也，陳曠朗而傲踈，章豪宕而鏗刻，艾則剛正簡直而不能容物，惟羅沉靜澹易，獨無矜競之風，此四公之人品，即四公之文品也。四公生平契密，然陳、章皆爲南中聲氣所搆，致隙末於東鄉，而羅獨巖然，始終無少間。此又以文品驗人品，信曠朗豪宕者易搖，而沉靜澹易者難動也。故擇友者但觀其文，而其人之性術可得矣。或疑有文者行多不逮，曰：「無行之人，文雖佳，定有病在。人自不察爾。」

錄自呂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之羅文止先生稿卷首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大人 車鼎豐編呂子評語餘編卷三作「嘗」。

記陳稿 二則

大士爲文以誇多鬪捷驚人，故多漫成，少精構；多段幅之奇，少全體之美。今集凡有一篇半首數比之佳，固無不錄。其有大謬於理者，恐後學別見，反以爲奇而效之，則誤世不小，故亦抹存以見瑕瑜之不掩。

近日坊選好竄改刪割人文字，然以施於時下之人猶可，今且污及先輩，不可也。時下之人，學問淺薄，雖有稱爲古者，其底裏不過講章時文而已，正如方言土俗，爾汝共諳。然猶有高出選家者，不足以服其心也。況乎先輩之文，源遠流長，雖極粗率之調，觸戾之詞，必有來歷，一篇之間，自成片段，與今之聲音笑貌渺不相及。古人謂身坐堂上，乃足判堂下之是非，今豈特堂下哉，直坐之門外者耳。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，不亦異乎？大士之文，粗服亂頭，不無敗闕，亦西施之病，捧心成妍，奈何以講章時文之鄙穢闌廁其間，續狗於貂，點金爲鐵，不畏天下後世，或有通人笑罵耶？

錄自呂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之陳大士先生稿卷首。

記章稿 二則

天啟辛酉，大力先生舉於省，即有章子大業之刻，而今不可得矣，亦但從艾評四家本爲據，少益之，得二百餘。嘗於國表中見「懷諸侯」二句文，嘆爲是題之絕唱，而艾本無有，則其合作中之脫漏，蓋不知有幾，可惜也。大人謂，讀章文當落其皮毛而掐其骨脈，但知章爲子派，此爲皮毛所掩也。其回斡雄勁，間架簡潔，自得古大家之遺，而思力刻深，每於奧窔族腠之間，別開幽徑，窅渺冷峭，其味無窮，第不耐粗心人領會耳。

初，東鄉之與諸公爲社友也，一時比之沛公之有三傑，蓋魚水之合也。自東鄉與復社爭辨選事，痛詆聲氣之文，其有力者欲殺之。東鄉不得已，舉己與同社之文，亦痛詆以示公，此合作摘謬之所繇作也。是書出，忌者喜得間矣，復社領袖請得令臨川，名爲慕四家，實欲傾東鄉也，因聯大士、大力入復社，深相款浹，旦夕諷刺。大力因有髻年藝之刻，以叛東鄉，而臨川之社遂有隙。吾觀東鄉摘諸公之謬，於理本不爲苛，而辭氣太戇，且雜以虐謔，既有足以致讒者。東鄉固以親暱視三公，而不慮其已中敵人之間也。夫以大力之賢，

猶不免於投杼，用知盡言之難受，非虛中好學者不能。其爲友忠告而不出以善道，雖骨肉可成吳越，如此不可以不慎也。然傾嶮反覆之徒，其心術亦大可畏哉！後之締遠交而棄故人，張己之翼而離人之友，社盟之禍烈於人倫者，皆繇此道也。髫年藝所行不遠，今未之見，想當時江右多君子，必有沮毀之者云。

錄自吕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之章大力先生稿卷首。

記艾稿

三則

艾先生稿，杭本選讀齋所刻者頗不全。後於金陵倪閣公架上借得謝三賓刻本，較備，共得文一百六十三，不知其猶有遺漏否也。天傭子集聞已有全刻，時訪江右友人，皆含糊不確，行當尋東鄉之故舊及有知識者問之。

艾先生文，初亦以纂組古博爲奇，已而漸趨平淡，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刊落爲樸鈍硬瘦之業，其品亦高矣。論者不知，則以爲江郎才盡也。先生極恨嘆，每形之書尺。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，固無足怪。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，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，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踈略，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，質清而味薄。使於此更上一層，豈諸子

敢望其項背哉！即至今無一人嘆賞，其足以陵鑠古今者，可自信也。

甲戌闈中，文湛持先生得首卷，決爲陳大士，請作元；鄰房項煜亦指一卷，爲楊維斗，爭不肯下。文先生曰：「但顧眼明耳。果維斗爲會元，大士即第二，豈不極盛耶？」遂讓之。及拆號，項卷乃李青也，唱次名，果陳際泰，滿堂闐然，頌文先生法眼，項已極慚。榜後，艾公領遺卷，適亦落項房，首篇止逗四行而罷。艾遂序刻其七藝，大意謂士子三年之困，不遠數千里走京師，而房官止點四行，棄置不顧，此豈有人心者乎？刊本四出，京師又爲之闐然。項聲譽頓減，至不得與會推之列，遂大恚恨。至癸未，項資階已深，不應分房，而強謀入簾，陰授名士關節薦榜首，以雪甲戌之耻。是年艾不與試。未幾而國變，項與其門人節敗身辱，流離道路，相繼受戮。而艾公以一老孝廉授命成仁，星寒嶽震。嗚呼！人顧自立耳。名位得喪之間，豈足以沮抑大君子哉？

錄自呂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之艾千子先生稿卷首。

記楊稿 三則

楊澹餘先生非非室初稿，即不多；非非室二集，則其在金陵爲博士時宦稿也，亦止三

十首。今併集之，得文僅七十首。先生文刻峭清寒，固年數不永，亦勢不能多也。

澹餘有至性，不妄交，與同邑朱敬之、謝士芳、謝子起、楊汝基及汝基之叔某皆爲社，稱「赤水六雋」。敬之以計偕北上，客死；丁卯省試，士芳、子起、汝基下第，歸爲盜所掠，驚躍出舟，皆溺焉。楊奔往，伏其屍而哭，且告邑宰爲建祠祀之，曰「四賢祠」。自是，澹於進取。辛未釋褐，例應授令，曰：「願更讀書十年，有實得以報國。」遂改應天教授，陞國子博士，即引疾歸，曰：「吾終不忍負四君子。今人朝得雋，暮營膺仕，無不至，安得澹然以遠大？」自期如是。與千子論學甚親，與南中名宿論文甚廣，然終不舍死友而投名社，視世之以聲勢煽薰奔競翻覆轉眼即不知誰何者，非先生之罪人也歟？

先生之文，善於用遠，含毫落墨，渺然殊不著題，而曲摺起滅，則皆題之腠理骨脈也。惜其本領出於禪，故不能唐突先民耳。要此一種文境，雖先民嘆未歷矣。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，亦江右之爲古文者，何爲不與？曰：「機部得蘇門風力，然其勢太直，氣近浮，要其精蘊固少矣；微按之，律亦不細。澹餘文雖極變逸，然藏針線於繡紋之中，於成弘規矩，固森然也。江右諸家，正以其得先生法耳。先生之法，古文之真法也。」

錄自呂留良評點江西五家稿之楊維節先生稿卷首。

刻陳大樽稿記言

復社之支，其文字行世，風氣爲之一變者，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極盛。一時菁華爛漫，儁材輩出，其崢嶸足傳者，如夏允彝、孫汝匯、周立勳、勒卣、徐孚遠、閻公、王光承、玠右及大樽、陳子龍，當時即爲四方所推重。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，思以其手足之烈，支維傾折，爭名號於人間，慨然有東漢、江左之風焉。而數公之中，其才情足以揮斥、氣魄足以憑陵、光華足以炫耀、辨駁足以鼓動者，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。及其終也，有以不得志病早死，有間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，有赤腳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蹟以死，皆風標挺特。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，大節爲尤烈。嗚呼！其平生期許，可謂皎然不欺，而先生之領袖諸賢，又豈苟然乎哉！然而氣運傾移，有非人力所挽者，雖志義有才略之士，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，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，蓋三歎而痛惜之，不能已也。

當崇禎之初，其文驟進乎古，理雖未醇，漸知有先正傳注矣，而忽焉潰決者誰與？其人主名，其事有緣起，然而君子以爲皆天也。天欲亡人國，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，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，即志義有才略之士，亦靡然而崇其說。人品以晉爲高，詩以王、李爲

極，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，而詆黜唐宋，於宋之理學爲尤惡，如猛獸毒藥焉。至於波蕩陸沈而不可復理，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？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入其中也亦有故。彼見夫國勢窳潰，內外交乘，兵罷而不足用，財匱而不足支，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，其弊略同於宋。奮然思有以振起之，而誤信良知後人之說，以爲宋之弱不可爲，由於講理學，不講事功。於是其體取之真率脫落，其實取之功利作用，其爲鼓舞標格，不妨取之俊詭豪華。而所謂傳注先民，及唐宋大家之學，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。嗚呼！是何所見之謬哉！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，其所用者爲王呂章蔡。南宋有朱子，不惟不能用，且斥其身，禁其學，而所用者爲秦湯韓賈，由是以至於亡。然則宋之弱，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，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。然而諸君子者，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，而不知其所爲挽者，即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。

夫天下庸劣萬輩，流習頹壞，無足爲怪，惟志義有才略之士，亦不免於氣運之使，此則真所謂天矣，莫可挽矣！今觀其一時所作，雖師承文選，然其本質超然，皆不爲體調所汨沒。彼其才情足以揮斥，氣魄足以憑陵，光華足以炫耀，辨駁足以鼓動者，猶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縟句之表。使其講求理學，而得周秦漢之真源，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，則其所成就何如者。然天下將亡矣，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，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。故曰天也。

崇禎己巳，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。陳主文選，艾主唐宋大家，反覆不相下。時東鄉負海內宿望，以前輩自居，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，至詆訶攘臂，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。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，兩公皆殉難。而大樽晚年文字，亦刊洗鉛華，獨存淡質，卒同東鄉之旨焉。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，有「余豈異趨，久而自傷」之悔歟？夫文章指歸，千古一塗，浮氣消則至理自顯。安有絕世之聰明，而終不悔悟者哉？然則是稿之文，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，而又何存乎？蓋先生之生平，不必以是稿傳。是稿之美而未善，亦不足爲先生諱。顧崇禎季年之文，莫著於雲間，雲間之文，又莫著於先生。其光芒四發，固自不可磨滅。而所爲氣運之變，與人力之奇，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。則先生此稿，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。

錄自車鼎豐編呂子評語餘編卷四。鈔本晚村詩文集於「雖師承文選」後有「規模六朝」四字（呂晚村先生論文彙鈔第八十九條、王煜青鈔本呂晚村先生文集同），文末有「因命葆中錄刻之，而述斯言於端云」數字。題據刻江西五家稿記言例擬，鈔本晚村詩文集作「刻陳卧子稿記言」，王煜青鈔本呂晚村先生文集題作「陳大樽稿序」。

刻歸震川稿記言

震川全稿成，先生閱前後序文皆不愜，後於初學集見是文，文附後，曰：「是雖不言制義，